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 
第六十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賓

話說顏紫綃向宋良箴道：「這位姊姊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卻是令親。姊姊莫慌，咱們忙了多時，身子乏倦，且請坐了再講。」大家序了坐。紫綃又接著說道：「剛才咱從此間出去，到了中途，忽然遇見這位姊姊。問起名姓，原來姓燕名紫瓊，河東人氏，自幼跟著哥哥學得劍術；今因丈夫有難，特奉母命前去相救。他也問咱名姓，咱將來意說了。誰知他丈夫正是宋公子。因此同至前途：咱妹子迎頭把熊大郎攔住，與他戰鬥；紫瓊姊姊趁空即將公子劫去。咱鬥了幾合，撇了熊大郎，趕上紫瓊姊姊，把公子送到燕家村交與太公、夫人。只因聞得彼處官兵現在搜捕餘黨，家家不寧，所以咱同紫瓊姊姊趕來，特與諸位姊姊商議長久之計。」三人聽了，這才明白。紫瓊問了眾人名姓，重複行禮，各道巧遇。紅蕖道：「公子向在宋府居住，今藏燕府，豈不甚妥，為何欲議長久之計？」紫綃道：「現在宋、燕兩村紛紛訪拿餘黨，那熊大郎今日失了公子，豈肯干休，勢必仍到原處搜捕。一經訪知公子是燕府之婿，豈有不去嚴查？況是欽命要犯，縱進內室，有誰敢攔？設有不妥，所關非輕，所以不能不預為籌畫。為今之計，除遠避之外，別無良策。不知良箴姊姊可有安頓令兄之處？」燕紫瓊道：「良箴姊姊歷來藏身既無人知，可見所居定是僻鄉，何不請公子且到尊府暫避幾時，豈不放心？」良箴聽了，不覺滴下淚來道：「姊姊那知妹子苦處！自從先父遇難，妹子逃避他鄉，雖得脫離虎口，已是九死一生。後來逃入尼庵，所處之地，不瞞嫂說，方圓不及一丈，起坐臥以及飲食一切俱在其內，終年惟睹星月之光，不見太陽之面。蓋因庵近鬧市，日間每多遊人，故將其門牢牢反鎖；惟俟夜靜無人，始敢潛出庭院，及至白晝，又復鎖在其內。日日如此。八年之久，幾忘太陽是何形象。去年若非閩臣姊姊提攜，無非終於斗室，囚死而已。今雖略有生機，但自顧不暇，何能另有安頓哥哥之處。」閩臣道：「紫瓊姊姊府上既難存身，莫若且到嶺南，權在我家暫避幾時，又有我家兄弟可以照應；俟風頭過去，再回燕家村，亦是救急之法。」紅蕖道：「此說斷斷不可！昨日九公探得太后曾有特命天下大臣訪拿之話，既命天下訪拿，嶺南豈有不搜捕之理？況今日被劫，明日廣捕遍行天下，勢必更加嚴緊，姊姊府上豈能藏身。設有敗露，不獨公子枉送性命，並恐種種牽連。若據愚見：莫若妹子修書一封，即去投奔小瀛洲與我哥哥相處，豈不是好？」

紫綃道：「姊姊所見極是。他們郎舅至親，同在一處，彼此亦有照應。事不宜遲，就請修書，以便紫瓊姊姊趁早伴送郎君上山。」紫瓊不覺含羞道：「諸位姊姊計議雖善，但宋公子患病已深，現在人事不知；況離小瀛洲甚遠，妹子一人何能辦此大事？必須仍煩紫綃姊姊幫同照應，庶免疏虞。」紫綃道：「此去小瀛洲尚有數百里，咱們往返雖如風雲，此時天已發曉，安能頃刻即回。姊姊既要咱同去，閩臣姊姊這裡只管收拾起身，明日咱在前途客店相會便了。」閩臣道：「與其如此，莫若我們在此耽擱一日，等姊姊回來一同起身，也不為遲。」當時紅蕖把信寫了，交付燕紫瓊；紫瓊即攜了紫綃，別了三人，騰空而去。

少時天明，閩臣假推有病，不能動身，在店住了一日。到晚仍同紅蕖、良箴守候。天交三鼓，紫綃方才回來，良箴道：「連日姊姊為我哥哥之事，屢次勞動，實覺不安。可送到小瀛洲麼？」紫綃道：「今早同紫瓊姊姊到了他家，見了葉氏夫人，把上項話說了。夫人與太公再再商酌，雖放心不下，因事在危急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應允，等到夜晚，咱同紫瓊姊姊將公子送到小瀛洲山寨之內，把書放下，隨即回來。」閩臣道：「那燕家姊姊呢？」紫綃道：「紫瓊姊姊也要上京應試，得知諸位姊姊赴試之情，心中甚喜，意欲攜伴同行。他家就在前面燕家村，咱們此去，必由村前路過，因此紫瓊姊姊先趕回家預備酒飯，以便接待諸位，囑妹子回來代達其意，姊姊意下如何？」閩臣道：「妹子巴不能多幾個姊妹，路上才有照應。今紫瓊姊姊既有此意，明日路過燕家村，自然前去約他。」

次日收拾起身，走了五里，到了燕家村；早有燕家僕婢前來迎接。眾姊妹進了燕府，見了紫瓊，彼此見禮，並拜見葉氏夫人。原來紫瓊父親名燕義。曾任總兵之職，如今年近七旬，致仕在家。妻子葉氏。跟前一兒一女；女即紫瓊，兒名燕勇，自幼習武，赴試未歸。燕義家資巨富。雖致仕在家，因主上久不復位，時刻在念，所以家中養著許多教師，廣交天下好漢，等待天下起了義兵，好助一臂之力，共力勤王，昨聞女兒要同閩臣結伴赴試，知道閩臣是探花唐敖之女，又有駱賓王之女同行，都是忠良之後，心中甚喜，即命家人備筵款待。

登時各村都知燕小姐就要起身，因而燕義甥女姜麗樓，表姪女張鳳雛，都來面求要同去赴試。紫瓊與唐閩臣商議，閩臣甚為樂從。燕義即通知各家。當時張鳳雛、姜麗樓都過來與眾人相見。燕紫瓊命丫鬟擺了五桌酒席，唐閩臣、林婉如、洛紅蕖、廉錦楓、田鳳翹、秦小春、宋良箴、黎紅紅、盧亭亭、枝蘭音、陰若花、顏紫綃、余麗蓉、司徒嫵兒、林書香、陽墨香、崔小鶯、蔡蘭芳、譚蕙芳、葉瓊芳、褚月芳、張鳳雛、姜麗樓、燕紫瓊。共二四位小姐，各按年齒歸坐，飲酒暢談。原來紫瓊談風甚好，席上頗不寂寞。婉如道：「我們與紫瓊姊姊今日雖是初會，聽他言談，莫不情投意合，真令人恨相見之晚；就是列位姊姊，一經會面，也都是一見如故，倒像素日見過一般。莫非前世我們都曾會過麼？」小春道：「如何不曾會過！妹子聞得凡人死後投胎，都要歸到轉輪王殿上發放，大約我們前世曾在那裡一會罷。」說的眾人不覺好笑。

飯罷，掌燈。正在閑談，忽見一個女子飛進堂中，身穿桃紅袖短襖，下穿桃紅棉褲，頭上束著桃紅漁婆巾，腳下穿著三寸桃紅鞋。腰繫一條桃紅絲絛；手執寶劍；生得十分豔麗。

眾姊妹一見，嚇的驚疑不止。只聽那女子厲聲問道：「昨日那個劫去宋素？姓甚名誰？請來一見！」紫綃聞言，即從身旁掣出寶劍，挺身上前道：「是咱顏紫綃！」紫瓊也執劍上前道：「是俺燕紫瓊！你是何人？問他怎麼？」女子把二人上下看一看，道：「俺只當三頭六臂，原來不過如此！但你二人既以寶劍隨身，自然都是深通劍術之人。俺聞劍客行為莫不至公無私，倘心存偏袒，未有不遭惡報；至除暴安良，尤為切要。今宋素乃欽命要犯，特奉密旨擒拿，你們竟敢抗拒官兵，中途行劫！俺兄熊訓偶爾疏忽，致將要犯被竊，特托俺前來。快將宋素早早獻出，免得大禍臨身！俺姓易，名紫菱！父親在日，曾任大唐都招討之職，祖父當年亦曾執掌兵權；我家世受國恩，所以特來擒此叛逆！」紫瓊含笑道：「尊駕此話固非強詞奪理。但你可知宋素是何等樣人？俺們救他，豈是無因？」易紫菱道：「他何嘗姓宋！乃叛逆九王之子，俺如何不知！」

紫瓊笑道：「尊駕既知，更好說了。俺且請教：你說你家世受國恩，這個『國恩』自然是大唐之恩了？」易紫菱道：「如何不是！」紫瓊道：「府上既受大唐之恩，要知九王爺不獨是大唐堂堂嫡派，並是大唐為國忠良，他因大唐天子被廢，每念皇恩，欲圖報效，所以特起義兵，迎主還朝，那知寡不敵眾，為國捐軀，上天不絕忠良之後，故留一脈。不意尊府乃世受唐恩之人，不思所以圖報，反欲荼毒唐家子孫，希冀獻媚求榮。不獨恩將仇報，遺臭萬年；且劍俠之義何在？公道之心何存？今趁諸位姊姊在此，尊駕不妨把這緣故說明。如宋素果有大罪，俺們自當獻出，決不食言。」易紫菱聽了，立在堂中，如同木偶，半晌無言。

紅蕖見這光景，連忙攜了閩臣上前萬福道：「姊姊有話，何不請坐慢慢再談。」易紫菱一面把劍入鞘，一面還禮道：「姊姊請坐。」於是大家一齊歸坐，紫綃、紫瓊也將寶劍入鞘歸位。易紫菱問了眾人名姓，閩臣把上京赴試，路過此處話說了。紅蕖望著燕紫瓊道：「我看紫菱姊姊舉止大雅，器度非凡，真不愧名將之後，令人惟恨相見之晚。但他府上既世受國恩，斷無恩將仇報之理。這是上天不絕良善之後，所以幸遇這位姊姊；若是遇了那些負義忘恩之人，……」

紫菱不等話完，即接著說道：「宋素究是唐家子孫。妹子此時若食周朝之俸，自然惟知忠君之事，替主分憂，何暇計及別的。好在俺非有職食祿之人，此來係為表兄所托；諸位姊姊既仗義相救，俺妹子豈敢另有他意。就此告別，他日再於京中相會。」正要拜辭，燕紫瓊那裡肯放，務要攀留少飲數杯，略盡主誼。閩臣、紅蕖眾姊妹也再再相留，紫菱情不可卻，只得應允。燕義躲在後堂，探知這些情節，久已命人預備筵席。

登時重整杯盤，眾姊妹又復敘坐。閩臣、紅蕖、紫綃、紫瓊與易紫菱同坐一席。酒過數巡，紅蕖道：「適才姊姊有『他日京中

相會」之話，莫非也有京師之行麼？」紫菱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：妹子幼年亦曾略知詩書；前應郡試，雖得僥倖，但恨尚無伴侶，所以未及登程；大約遲早亦擬就道。」閨臣道：「姊姊既無伴侶，如府上無事，何不與妹子同行，豈不甚便？」紫菱道：「妹子適才亦有此意，因初次見面，不敢唐突，既承厚愛，足慰下懷，俟回去稟知老母，自當附驥同行。諸位姊姊倘能在此少為耽擱，妹子回去略為收拾，不過兩日即可趕回。」燕紫瓊道：「家母正要攀留眾位在此盤桓數日，姊姊只管回去慢慢收拾，我們自當在此靜候。」閨臣道：「雖承伯母盛意，但人口太多，過於攪擾，實覺不安，姊姊千萬早些趕來，以便作速起身。」紫菱連連點頭。紫綃道：「姊姊回去，作何回覆你家表兄，也須預為籌畫，省得臨期又有糾纏。」紫菱道：「俺只說無從尋找，他又何能再為糾纏。」席散後，別了眾人，將身一躍，登時去了。

坐中如林書香、蔡蘭芳、司徒斌兒之類，從未見過飛來飛去之人，今見紫菱這般舉動，莫不出神叫奇，都道：「不意世間竟有如此奇人！」若花因又談起去年紫綃寄信，宛如赤腳亂鑽光景，引的眾人不覺好笑。小春道：「我看宛如姊姊日後定要成仙。」蘭音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小春道：「世上既有『纏足大仙』，自然該有『赤足小仙』，這是衣鉢相傳，亦非偶然。所以妹子知他必要成仙。」眾人聽了，雖覺好笑，卻不知「纏足大仙」是誰。

婉如道：「『纏足大仙』四字，只有閨臣、若花兩位姊姊心內明白，除此之外，再無第三人。何以傳到小春姊姊耳內？令人不解。」田鳳翹道：「你們海外各事，我家九公舅舅到了無事與我們閑談，那樣不說；並囑我們日後如到海外，遇見仙果，切莫嘴饞，惟恐捉去要釀『保兒酒』，那才苦哩。」婉如聽了，回想當日吃果身軟以及男妖搽胭脂粉光景，倒也好笑。廉錦楓見他們說的藏頭露尾，走到小春眼前，再三追問。小春只得把保兒酒及纏足大仙一切情節略略說個大概，眾人笑個絕倒。褚月芳道：「今日見了紫菱姊姊飛來飛去，業已奇極，誰知還有海外這些異事，真是聞所未聞！」

余麗蓉道：「剛才紫菱姊姊來時，何等威武；那知紫瓊姊姊口齒靈便，只消幾句話，把他說的啞口無言，把天大一件事化為瓦解冰消，可見口才是萬不可少的。當日『子產有辭，鄭國賴之』，這話果真不錯。」司徒嫵兒道：「紫瓊姊姊幾句話，不獨免了許多干戈，並與紫菱姊姊打成相識，倒結了伴侶。將來路上得了紫綃、紫瓊、紫菱三位姊姊，妹子別無叨光之處，就只到了客店，可以安然睡覺，叫作『高枕無憂』。」婉如道：「若據姊姊之言，路上有了他們三位，連看家狗也不必帶了。」顏紫綃道：「若把狗帶去，設或有人赤腳鑽在牀下，他趕上一口，把腳還要咬赤哩。」說的眾人胡盧大笑。小春道：「紫綃姊姊把『赤腳』二字忽然改做『腳赤』，這個典故用的生動，真是化臭腐成神奇。將來場中文字都象這宗做法，不獨要擾高發喜酒，並且妹子從此要擱筆了。」婉如道：「場中若象這般用意，即使高發，也有些臭氣。」紫綃笑道：「原來宛如姊姊腳是真的！咱們快走罷！莫把紫瓊姊姊廳房薰壞了！」大家笑著，一齊起身，來到葉氏夫人跟前，道了厚擾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飯後，葉氏夫人貪丫鬟引眾位小姐到花園遊玩。正是桃杏初開，柳芽吐翠，一派春光，甚覺可愛。大家隨意散步，到各處暢游一遍。紫瓊道：「妹子這個花園，只得□數處庭院，不過借此閑步，其實毫無可觀。內中卻有一件好處，諸位姊姊如有喜吃茶的，倒可烹茗奉敬。」蘭音道：「莫非此處另有甘泉？何不見賜一盞？」紫瓊道：「豈但甘泉，並有幾株絕好茶樹。若以鮮葉泡茶，妹子素不吃茶，固不能知其味，只覺其色似更好看。」墨香道：「姊姊何不領我們前去吃杯鮮茶，豈不有趣！」紫瓊在前引路，不多時，來到一個庭院，當中一座亭子，四圍都是茶樹。那樹高矮不等，大小不一，一色碧綠，清芬襲人。走到亭子跟前，上懸一額，寫著「綠香亭」三個大字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